

## 《金阁寺》

—三岛由纪夫

我发现她的眼睛的背后有一个他人的世界——这个世界绝不把我们当作一个人看待，而且主动成为我们的同案犯和证人——他人必须一概灭亡。为了我能真正面向太阳，世界必须灭亡。

我诅咒有为子快死。几个月后，我的诅咒实现了。打那之后，我确信诅咒是很灵验的。

历史从此被切断，这是一张向未来向过去都不置一词的面孔。尽管新鲜而带着水灵灵的颜色，但成长已经由此绝迹，沐浴着不该沐浴的风和阳光，突然暴露于本不属于我的世界。断面上美丽的木纹描画出的这张奇异的容颜，只是为了拒绝，才来到这个世界。

犹如皓月当空，金阁作为黑暗时代的象征而被建造。因此，我梦想中的金阁周围必须以浓重的黑暗为背景。

在我未知的地方已经存在着美，这一思想不能不使我感到焦躁与不满。如果那里确实存在美，那么我就是疏离于美之外而存在的了。

夏天里我即使发现一朵小小的野花，看到那漪满朝露，放出迷离光彩的样子，就认为如金阁一般美丽。

我虽然年纪轻轻，丑陋而顽固的凸露的前额下边，就有了一个父亲执掌的死的世界和一个青年人的生的世界。

我的少年时代在黎明前的微光里浑浊起来。幽暗的世界太可怕了，而白昼般历历可见的生不属于我。

当结巴为着发准第一个音而焦灼不安的时候，它就像极力挣扎内心里浓稠黏胶的一只小鸟，等脱出身子，已经晚了。当然，在我拼命挣扎的时候，外界的现实有时也会停下脚步等我，可是等待我的现实已经不再是新鲜的了。我费尽力气好不容易到达的外界，总是转瞬之间变了颜色，早已脱位了。……看来，只有这个才是适合我的。唯有失去鲜度的现实，一般散发腐臭气味的现实，横卧在我的眼前。

不难想象，这样一位少年，一般抱有截然相反的权力意志。我喜欢历史上暴君的故事。我若是个寡言少语的结巴暴君，家臣就会看着我的脸色行事，成天哆哆嗦嗦过日子。我没有必要通过明确流畅的语言证明我的暴虐是正当的，我只用沉默使一切暴虐变得正当起来。我一方面幻想着将平素蔑视我的老师，同学通通处死；一方面又陶醉于作为内心世界的主宰，充满沉静谛观的大艺术家梦想之中。我虽然外观上窘迫，可是内心世界比谁都富有。一个抱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的少年，认为自己是悄悄挑选出来的，这种相法不是很自然吗？我感到，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，似乎有一个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的使命在等待我。

军官和官僚只重视神社，轻视佛寺，甚至压迫佛寺。

我不再从实际的风景和食物中追逐金阁的幻影了。金阁逐渐变得深沉、坚固和实在了。

我的少年时代缺少对别人的关心，这一点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。

我本是个胆小畏怯的少年，可是此刻，我的脸色明朗而没有一滴泪痕，施主们一起望向我也丝毫不觉羞愧。我在诵经的时候，眼角不断承受着渗入强烈阳光的夏云的姿影。那不住向我半边脸上倾注的严酷的外光，那辉煌的侮蔑……

寺里的学徒生活规规矩矩，每当回忆起来，我就觉得对于我是一次最后的，绝对意义上的休假。那里的蝉鸣依旧清晰可闻。

战乱与不安，累累的尸骨，淋漓的鲜血，自然滋润着金阁的美丽。本来，金阁就是不安的产物，它是遵照一位心怀各种阴谋诡计的将军的意图而设计建成的。这种散乱的三层设计，在美术史家眼里只能是折中的样式，无疑是为寻求一种使不安得以结晶，自然成形的样式。金阁假如是以一种安定的形式建成的，那么，它就不能统摄不安，肯定早就塌陷了。

我笑了，我的这种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凄凉的笑容，对有些人来说，也许是亲近的种子。我就是如此，对自己给人家留下什么具体的印象，从来都不负责。

“父亲去世，使你感到十分悲痛吧。”

“我没有一点悲痛。”

“哦……这么说，你很恨你的父亲喽，对吗？”

“谈不上恨，也不是什么讨厌。”

“也许你有比这个更加悲痛的事情。”

“你指的什么，我不明白。”

我为何那么喜欢让人产生疑问呢？对我本人来说，并没有什么难解之处，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。我的感情里也存在口吃，我的感情总是赶不上需要。其结果是，父亲的死这件事和悲痛的感情，各自独立，互不关联，井水不犯河水。这一分之差，一步之迟，总是使我的感情和事件回到支离破碎，抑或是本质的支离破碎的状态了。如果我有悲痛，那么这悲痛和任何事情，任何动机都没有关系，那只是对我突发的，毫无道理的袭击……

嘲笑和侮辱远比同情更合我心意。

过去的我，一直抱着奇怪的想法，认为无视我的口吃，就是完全抹杀我的存在。

金阁在晚夏强烈的轮廓下，看上去已经失去了纤细之趣，内部包藏着阴冷的黑暗，仅仅以神秘的轮廓，拒绝着周围光闪闪的世界。而且，惟有顶端的凤凰，用锐利的脚爪站立，紧紧抓住基座，力求不颠扑于阳光之下。

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个将金阁降低到和我同样的高度、在这种假定下可以大胆热爱金阁的时期。

在这世上，我和金阁共同的危难鼓舞了我。我找到了美和我结合的媒介。我感到在拒绝我、疏远我的东西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。

战争，助长了我的爱幻想的性格，人生离我渐去渐远。

我对人世的关心是淡薄的。父亲的死，母亲的贫穷，几乎没有影响我的个人生活。

我至今依然感到有些事莫名其妙。本来我没有被黑暗的思想俘虏过。我的关心，我所承受的难题应该都是关于美的。但我并不认为战争影响了我，使我抱有黑暗的思想。一味只想着美，人就会不知不觉碰到这个世界上最黑暗的思想。人也许生来就是如此的。

那手掌从背后伸过来，猝然从我眼前遮断了我所看到的地狱。这是另一世界的手掌。不知是处于爱，慈悲还是屈辱，那手掌将我接触的可怕的世界立即斩断，埋藏于黑暗之中了。

那手掌的羁绊随着父亲的死化解了，我极力通过观察父亲的遗容确定了自己的生存。我面对那双手掌，于世间呼唤爱情的手掌，如此不忘堂堂正正的复仇；然而对母亲，和那不可饶恕的记忆不同，我从未想过复仇的事。

我讨厌看到亲人露骨的爱情展示。

不过，单就我的厌恶来说，也有正确的地方，因为我自身就是一个可厌的人。

我无数次惊讶地看到，我的浑浊而黑暗的感情，一经他内心的过滤，就一丝不留全部转变成透明，闪光的感情了。我无数次惊讶地注视着这种变化。

单单停留于感情阶段，这个世界最恶毒的感情和最善的感情没有区别，其效果是相同的；杀机和慈悲之心表面上没有什么不同，等等。

“这样吧，那里已经没有你的寺庙了。将来，你只能做这座金阁寺的主持了。你必须让法师疼你，爱你，才能成为他的后继人，不是吗？妈妈这辈子就盼着这一天哪。”

我虽然憎恶母亲出人意料的野心，但她的想法俘虏了我。

此外，本来毫无指望的事态开始了，即美在彼岸、我在此岸的事态，现实只要存在就不会改变的事态。

南泉和尚斩猫，是斩断自我迷惘，斩断妄念，妄想的根源，斩断一切矛盾，对立和自我与他人的执拗。如果这叫杀人之刀，那么赵州的表现就是活人之剑。凭着一副无限的宽容之心，将沾满污泥，遭人厌弃的破鞋顶在头上，这就实践了菩萨之道。

《南泉斩猫》的公案，猫是美凝结的肉块。美，这个东西，好比是一颗虫牙。这颗虫牙危及舌头，连累舌头，它疼痛，它要生长存在下去。到了疼痛难忍的时候，才请医生拔掉。美这个东西就是如此。斩猫这个事情，就是拔虫牙，剔除美。然而，这是不是最后的解决办法，则不得而知。美的根源不断绝，即便猫死了，抑或猫的美丽不死。

你所认识的美是在认识保护下贪睡的东西。南泉斩猫那个故事中的猫啊，那是一只无与伦比的漂亮的猫，两堂僧人之所以争夺，正是为了于各自的认识之中，保护和抚育猫，并使之安心睡眠。南泉和尚是出色的行为者，他出色地斩掉猫，扔了。其后走来的赵州，将自己的鞋子顶在头上。他要表白的是，他其实知道，美是在认识的保护下好好睡眠的东西。不过，所谓个别的认识，各自的认识，是不存在的。认识是人类的海洋，人类的原野，人类一般存在的样态。你所认识的美的东西，本来是没有的。话虽这么说，美，绝不是慰藉，它是女人，也是妻子，但不是慰藉。然而，这种绝非属于慰藉的美，一旦和认识结婚，就能生出一种东西来。哪怕虚无、飘渺、不可琢磨、总是可以生出某种东西来的。世上称为艺术的就是如此。

他似乎毫不在乎这种清苦的日子，就像筷子老老实实待在筷笼里一般。

假如世界上的人用生活和行动品味罪恶，那么我将尽量深深沉潜于内心的罪恶之中。

这少年和我等不一样，生命在纯洁的末端燃烧，燃烧前，未来一直在这里掩藏。未来的灯芯一直沉浸在透明、清凉的灯油里。假如未来只留下纯洁和无暇，谁还有必要预见自己的纯洁和无垢呢？

当我沐浴在那毫无遮挡、痛快淋漓、漫天而降的大雪里的时候，我就忘记了内心的扭曲，犹如沐浴在音乐之中，我的精神从而恢复了严整的律动。

这女子有一点是和有为子共同的，就是对这个不穿僧衣、只穿脏污的便服和长筒靴的我，看都不看一眼。

他应该明白，由于他的一再追问，就会彻底背叛我。鹤川要是忠于自己的职责，就不应当如此追逼我，什么也别问，只管将我灰暗的感情原原本本翻拍成明朗的感觉就行了。然而，这时候，仅仅限于这个时候，他没有这么做。因此，我的灰暗的感情获得了动力……

我暧昧地笑了。没有火气的寺庙的深夜。寒冷的膝盖。几根古朴而粗大的柱子巍然伫立，包围着窃窃私语的我们。

“我什么也没干”

至今，我依然无法忘记那甘美的一瞬。

老师知道我感觉的核心，那无比甜蜜的核心！

不过，假如坦白了，我的人生中最初的小小恶行也会消解，这种想法阻止了我，像一种力量，从背后又把我硬拉回去。

入学当初，我就注意柏木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的残疾令我放心。他的内翻足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同我地条件和谐一致。

他心中的影像就是他实际的人的影像。

不过，比起俺来，你更看重自己的结巴，是吧？你太在乎你自己了。

想必你也知道，宗教家就是这样嗅到自己的信徒，禁酒者就是这样嗅出自己的同伙。

要说怨恨，俺有无数的怨恨。

俺确信，自己绝对讨不了女人的欢心。也许你也清楚，比起别人的想象来，这是一种安乐，和平的确信。这种确信和不同自己存在条件和解的决心，不一定产生矛盾。为什么呢？俺如果相信保持现状也能被女人爱上，这就等于跟自己存在的条件实行和解。即便坐着不动，心里也觉得是在战斗。

俺的内翻足这个条件如果被放过，被无视，俺也就等同于不存在了。为了使人们全面承认俺的条件，俺必须比普通人付出好几倍豪奢的谋划和运筹。俺认为，无论如何，人生本来就是如此。

由于不幸，俺能一眼看穿人们的心理。照我的猜测，她的爱来自于一种不寻常的自尊心。

比起精神，立即唤起对肉体的关心。

没有不安，没有立足之地。所谓存在的不安，来自对于自己充分的存在仍抱有豪奢的不满。

我的全部潜藏的感情，所有的邪恶之心，都经过他语言的淘洗，变得更加鲜活起来。

人的痛苦、流血和临死前的惨叫，会使人变得谦虚，细心、明朗和亲切。我们变得残虐，变得杀伐无度，绝不是在这个时候。我们突然变得残暴是在一瞬之间，就像夏日和煦的午后，坐在精心修建的草地上，朦胧眺望由树叶间漏泄下来的阳光，那种一眨眼的功夫。你说是吗？

他所暗示的人生，只是一出危险的闹剧，企图以未知的伪装打破欺骗我们的现实，重新扫清世界，使之不含一点未知的因素。

我有一种青年人常见的极为天真的观点，即他的哲学越充满诈术，就越证明他对人生的一片忠诚。

正如我屡次表白的那样，我很感谢柏木促使我走向人生的亲切或恶意。中学时代，我曾在高班同学的短剑剑鞘上划下痕子，那时我从自己身上明确看到，我没有资格面对人生光明的表面。然而，柏木这位朋友却从反面教给我一条通达人生的黑暗的捷径。这条捷径，初看起来是冲向毁灭，但却富有意外的权术，可以将卑劣转变为勇气，把我们称作恶性的东西再度还原为纯粹的能量。称为一种炼金术也未尝不可。尽管如此，事实上尽管如此，这依然是人生。这方法可以前进、获取、推移，也可以丧失。尽管不能叫做典型的生，可也具备所有的生的机能。假如在我们目不可视的地方，被赋予“所有的生都是无目的”的这么个前提，那么，上面这种法术越发是和其他一般的生具有等价的生了。

你知道《临济录-示众》章里著名的句子吗？“逢罗汉杀罗汉，逢父母杀父母，逢亲眷杀亲眷，始得解脱”。

鹤川暴死后，我未曾接触过生这个东西。过了很久，才开始接触个别的非薄命的，更加黯淡的生，也就是只要继续活着就不断伤害他人的生的律动，并由此收到鼓舞。他的“杀得还不够”这句简洁的话语，由此复苏过来，震动着我的耳鼓。而且，我的心里又泛起了怀想，那是停战当时，

我站在不动山顶，面对京都市街一片灿烂的灯火衷心祈祷，大意是：“但愿我心中的黑暗，等于包围着无数灯火的夜的黑暗。”

"我总有一天会将你征服，使你不再给我造成麻烦。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据为己有！"

俺不能容忍朋友们抱着易毁的东西而活着。俺的亲切就是一心要毁掉这些东西。

改变这个世界的，只能靠认识。

为了忍耐此种生命，人们就得拿起认识的武器。动物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因为动物没有忍耐生命的意识。认识就是生命的难耐原封不动地转化为人的武器的东西，但其难耐性未曾减少。事情就是如此。

忍耐生命有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呢？

没有，剩下的要么发狂，要么死去。